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醎之嗜兩人有同味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一笑也耆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拜撰

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耘菘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讕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祗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耘菘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菘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諉詩序一如耘菘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